

一丛鸡冠对秋光

——草木笔记之四十九

□ 杨吉元

鸡冠花姗姗来迟，它属于秋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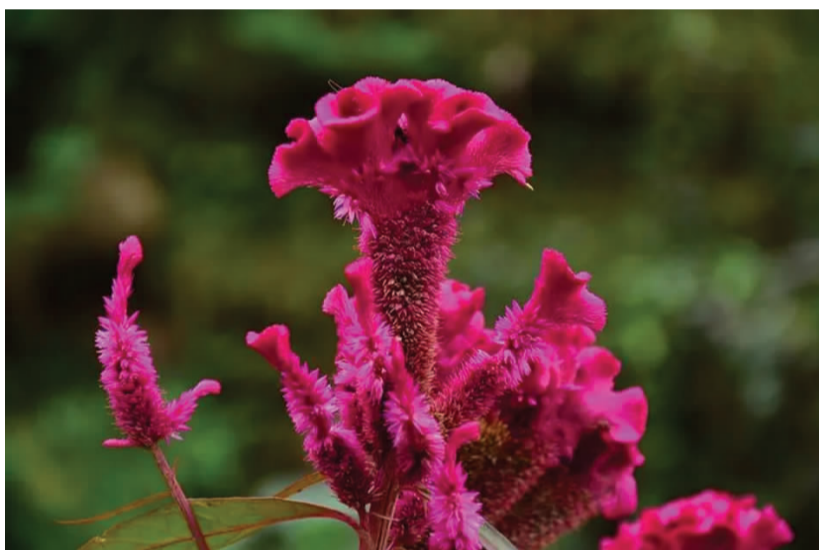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父亲早年在屋后自留地里种过一大片，茎叶粗壮，主干顶端或分枝杈处托起众多硕大的花朵，边缘呈波状卷折，肉质肥厚，形如一页扇面，好像用厚厚的丝绒织成，层层叠叠卷成一簇，鲜红欲滴，又酷似公鸡顶端的冠子，其色或深紫玫红，或橙黄纯白，或淡红金黄，鲜艳夺目。鸡冠花最常见的颜色是紫红色。陈湜子《花镜》曰：“有红、紫、黄、白、豆绿五色，又有鸳鸯二色者，又有紫、白、粉三色者，皆宛如鸡冠之状。”

因为这种花长得太像雄鸡的肉冠了，鸡冠花之名由此而来。宋代范成大《题张希贤画鸡冠》诗曰：“号名极形似，摹写与真逼。”虽然花名极形似，但在有的文人看来，其名太俗。明末清初文人李渔就认为人们给鸡冠花取错了名，“鸡冠虽肖，然而贱视花容矣。”鸡冠虽然很像，却轻看了花的美妙姿态。否定之后，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，说此花有红、紫、黄、白四色，红者叫“红云”，紫者叫“紫云”，黄者叫“黄云”，白者叫“白云”，还有一种五色者，就名为“五色云”。名鸡冠花实在不雅，他认为鸡冠花“就上观之，俨然庆云一朵。……请易其字，曰‘一朵云’”。为了给鸡冠花改名，李渔还真当费了一番脑筋。

鸡冠花原产于东亚与南亚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，印度称之为“波罗奢花”，据说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。不过它何时传入我国，至今尚不明确。唐代浙江余杭诗人罗邺有一首诗：“一丛浓艳对秋光，露滴风摇倚砌旁。晓景乍看何处似？谢家新染紫罗裳。”这首诗描写庭院中的一丛鸡冠花，在秋天的清晨滴满露水，随风轻摇，其浓艳的花色，犹如著名舞女谢阿蛮穿上了新染的紫罗裳。罗邺生活于公元9世纪，约在唐僖宗乾符中前后，该诗题名为《鸡冠花》，可见在唐代中后期，鸡冠花已在庭院广泛种植，并早有鸡冠花这一名称。

自宋代以来，插供鸡冠花有特殊含义，那就是祭祀祖先。南宋袁褰《枫窗小牍》写道：“鸡冠花，汴中谓之洗手花。中元节前儿童唱卖，以供祖先。”据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北宋汴京城内，在中元节之前数日，街巷市井中“又卖鸡冠花，谓之洗手花”，用来祭供祖先。大概是因为要先洗手，再把鸡冠花摆上供桌，开封人才称它为“洗手花”吧。此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，今已不存。

“玉树后庭花”是一个典故，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出自南朝陈后主的故事。据说南北朝末期，隋文帝雄心勃勃，要完成统一大业。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却荒谬地认为王气在金陵，况又有长江天堑阻隔南北，北军不可能飞渡，整日游宴后庭，或赋诗酬答，或制曲酣歌，醉生梦死。据《隋书》记载：“祯明初，后主作新歌，辞甚哀怨，令后宫美



人习而歌之。其辞曰：‘玉树后庭花，花开不复久’，时人以歌讖，此其不久兆也。”后来隋军果然渡过长江，灭了陈朝。“玉树后庭花”或“后庭花”从此便作为一种亡国之音的文化符号，深深地烙在历史中，历代诗人多有吟咏，李白有“天子龙沉景阳井，谁歌玉树后庭花”之问，杜牧的《夜泊秦淮》中有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之长叹。苏辙《寓居六咏》中有“后庭花草盛，怜汝系兴亡”之句，并自注云：“矮鸡冠，或云即玉树后庭花也。”南宋王灼在《碧鸡漫志》中说：“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，高不过五六寸，或红，或浅红，或白，或浅白，世目曰后庭花。”后人便依据这些文字，认为陈后主《玉树后庭花》之曲，咏的便是鸡冠花了。不过，后人多认为“玉树后庭花”并非鸡冠花，而是与鸡冠花非常相似的另一种植物，名叫青葙，人们一般称之为野鸡冠花。

鸡冠花是一种常见庭园植物，在各地广为栽植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描述道：“鸡冠处处有之，三月生苗，入夏高者五六尺，矮者才数寸。”鸡冠花适应能力强，对环境要求不严，多植于篱落之旁、阶砌之下。清代陈湜子在《花镜》里说：“鸡冠似花非花，开最耐久，经霜始萎。”因花序形态不同，鸡冠花可分不同品种。

鸡冠花状似鸡冠，自然有雄鸡的神韵和精神。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杨万里等都有歌咏鸡冠花的诗作。北宋赵企有一首《咏鸡冠花》：“秋光及物眼犹迷，著叶婆娑拟碧鸡。精彩十分伴欲动，五更只欠一声啼。”说这鸡冠花连红花加绿叶，枝叶婆娑就和一只羽毛金碧辉煌的雄鸡相似，看来看去，就差天明时分的一声鸡啼了。谁说它不啼来着？人家就啼，一声长啼唤天明，露水湿了红缨冠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元代诗人姚文奂戏称鸡冠花如雄鸡斗罢归来，冠血未干，其《题画鸡冠花》诗曰：“何处一声天下白，霜华晚拂绛云冠。五陵斗罢归来后，独立秋亭血未干。”

明代王路《花史左编》记载了一则明代翰林学士解缙与白鸡冠花的趣事：一天，明成祖朱棣想试试翰林学士解缙的文才，于是让他以鸡冠花为题作诗一首。解缙脱口便道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，……”一语甫落，成祖忽从衣袖中取出藏着的白色鸡冠花，笑道：“这是白的。”解缙灵机一动，应声吟道：“今日如何浅淡妆？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霜。”非常巧妙地把刚开了头吟咏的红鸡冠花，换成了白鸡冠花。皇上和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解缙的机敏和才情。

据说，在印度、南美洲、非洲西部等地，鸡冠花常作为蔬菜栽培。明代朱橚《救荒本草》列有“鸡冠菜”，说它“苗叶味苦”。在饥荒年代，人们为了果腹，“采苗叶焯熟，水浸淘净去苦气，油盐调食”。鸡冠花还可以制作成药膳，如花玉鸡、红油鸡冠花、鸡冠花蒸肉、鸡冠花豆糕、鸡冠花籽糍粑等，鲜香软嫩，美味可口。鸡冠花还能吃出那么多花样，我却从未听说或看到过。